

---

莊澤宣著

教育與人生

中華書局印行

# 敬以此書紀念

伯鴻大哥

本書編就在校印時，我所敬愛的

陸費伯鴻先生忽在港逝世。除另作憶悼之文列本書之首外，特將此書

獻給

先生以資紀念！

三十年九月作者謹識

## 自序

民國廿二年，我曾把該年以前所發表的短文，彙印成集，顏曰我的教育思想，嗣又將游歐前後所發表的文章彙成各國教育新趨勢一書，先後交中華印行。當時我感到隨筆寫短文，既不成一貫的系統，也不會發生遠大的影響，因擬集中精力期以十年寫成幾部比較有永久性的著作。但是在生活不安定學術不重視的中國，要想寫像樣一點的東西，談何容易！幸自民國廿四年至廿六年在浙江大學任課，生活比較安定，又得陳君學恂之助，總算寫成民族性與教育一書，交商務付梓。在該書完稿以後，我正擬與陳君續寫社會組織與教育時，盧溝橋的砲火響了不久，浙大由杭遷嚴，由嚴遷贛，我又攜眷由贛入粵而港。到港以後生活雖較安定，然以舊雜誌的缺乏，新書籍之難購，社會組織與教育不知何日可以完成。不得已又發表了一些短文。本集所載大部分是在轉徙流亡中所寫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在七七以前所寫而未在前集中彙刊的。至於未列入各篇或因原刊物找不到，底稿既無存，無從抄入；或因大意已記入他書（如關於西北各篇見隴蜀之游）或已投登某刊因戰事影響未果發行；或已失時效無再刊行之必要。本集所載，就性質言，可分類如目次，其中或尚不無可供同志參考之價值；總而觀之似不外乎教育與人生的關係，因取爲集名。

書內各文承中華教育界、東方教育雜誌、教育與民衆、宇宙風等刊物准予彙載，特此誌謝。

## 弁言

教育與人生是太平洋戰事發生前的夏天，我在香港編寫成的。當時我預感到戰事或將擴大，在香港找過去幾年出版的雜誌還比較便利，誠恐時機錯過以後更難收集我那幾年應各雜誌所寫的一些雜文，因而撇帶自珍的編起來，初不料在上海排成清樣經三校即將出版時，太平洋戰事就發生了，上海香港均入日軍之手。此書已排成的字盤不得已被拆去，幸而底稿尚存上海，現在居然能與讀者見面，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自後我由香港逃至澳門，蟄居數月，方入桂林。不幸桂林又告警，再轉筑、渝。在這兩年多流亡狀態之中，手上任何參考資料俱無，再加生活不安定，大部分時間又化在行政瑣事上，不要說關於教育的文章沒有寫，連關於人生的文章也寫不成。偶而在西文雜誌上看見一些雋永的記載，或者在旅途中有些感想，曾零星的譯寫送給旅行雜誌、旅行便覽、宇宙風、讀書通訊和高教季刊裏發表。發表時曾把題目及出版處寫在一張紙上，放在廣西大學辦公桌子的抽屜裏，從桂林疏散時忘記帶出。離貴陽的前半個月還譯了一篇美國戰時景色（Pioneer | Opioneer），承謝六逸先生索取登在十一月下旬的中央日報上。這些雜文又不知那一天能收集攏來了！

在香港編這本小冊子的時候，曾把我對嶺南大學研究生所講中國教育問題的講稿整理出來同時交印。據說那本小冊子是在港廠付排的，現在有紙型或存有底稿否尚不可知。其實那本小冊裏自己倒還覺得有些創見，希望不久能設法復版，再求讀者指正。

卅四年十月澤宣記於壁山

在這本小冊再次付印前，有人在重慶世界日報上寫了一篇訪問我的記，現在附錄於後，以博讀者一粲。澤宣又記。

### 學人訪問——莊澤宣教授

煥然

我與莊澤宣先生在書本上認識，已有三年之久了，可是真真的和他見面，還是今年二月間的事。莊先生在教育界知名，恐怕有不少人了解他，我這裏所說的，只是他是一個教育的革命家，本位教育的建設者。莊先生有五十歲了。最使我難忘的，就是他那進取的精神，他給我第一次的印象是那副古樸的面孔，儉陋的衣着，是不爲世俗所屈的進步色彩。他沒有一點臨之以莊的做作，可是却使你不得不在他的言語行動上找出可以尊敬的氣息。他是一位老師，又是一位朋友，親切中不失他的尊嚴。他有點蒼老了，可是他的思想却不老；他身體瘦弱了，他的精神一點也不瘦弱。他說：我老早就研究教育哲學，因爲沒有系統的一貫見解，所以不敢騙人。今後我當以孔子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的精神，來研究哲學，從談話中又看出了他那股勁邁的力。

莊先生的生活很苦，精神却很快樂，父子之間沒有嚴酷，只有誘導；夫婦之間沒有衝突，只有調和，家庭仍然保持少年的氣象，永遠在春光裏度着他們的生活。

## (一) 求學經過

先生在中學畢業後入南洋大學習工，後改入清華學校習教育，這大概受了陸費邁先生和教育雜誌的影響。他在清華只一年，便被派留學；當時國內職業教育的聲浪很高，先生於課餘研究職業教育，常爲文在教育與職業上發表，很得國內人士的注意。又因爲研究美國教育的結果，便他知道美國的職業教育是不能移植到中國來的，這使他有研究比較教育及中國本位教育的興趣。以後他的「中國民主教育的趨勢」、「如何使新教育中國化」及「各國教育比較論」等，都是在表明各國有各國的教育，中國也應有創造性的中國教育，不能走全盤歐化的路。

最使外人詫異的，是他大膽的說兒童教育應自八歲始（後來他主張中國義務教應從十歲始）那時因爲桑代克的成人的學習一書尚未發表，而俄國八歲起的強迫教育條文尚未公佈，這種革命性的主張，自然不爲外國的大教授們所同意，幾乎使他的論文不能通過；但是他和教授們辯論說：中國的兒童普及教育的年限愈短愈好，因此入學的年齡愈高效力愈大，他的這種主張是很合中國人的經濟情況和社會背景的，但終爲美國人所不解，一直到桑代克的成人學習研究成功，俄國的新教育計劃發表，他的主張才

爲外人所稱許。

中國語言的不統一，文字的艱深，而中國又往往以咬文嚼字爲學問，是一大病。欲使中國科學發達，文字改革，也很重要；於是他又在密西根大學選習實驗語音，希望中國人不再在方塊字中，葬送了前途。歸國後爲中國語文問題，他曾與錢玄同、林語堂兩先生打過筆墨官司。

## (二) 任教清華

先生爲清華學生，後來清華改辦大學，電促回國，他開始爲祖國教育服務了，他主張清華應與派留學打成一片，需留洋則留洋，不需留洋則就在國內研究，一樣授以學位。又主張設中國事物學院，研究中國古今的事與物，藉以明瞭中國社會情形。後來清華雖然沒有完全採納，但他的主張是沒有離開中國社會的。他在清華專從事於職業指導，並以實驗方法衡人，務使個性能够充分發屢，天才得以盡量發揮。名音樂家黃白語言家李方桂和前中央大學校長顧一樵都受他指導之功。他反對沒有職業的文人和學生，更反對以文人和學生爲職業的人，沒有職業的教員和學生，一律不合格，澈底的打破了消費的教育，替教育打開另一條路。

近來中國社會的紊亂情形，無非是以文人爲職業。文人的法寶只在舞文弄墨，做文而不做事；文人是萬能的，學軍事的可以辦政治，學農的可以「辦」教育，其實這已犯了學非所用的最大毛病。莊先生的職

業指導就是一付社會的良藥，現在你和他談起來，他仍承認是他得意之作。

### (III) 反對歐化

先生雖是美國留學生，但從來不主張中國教育的歐化，相反的他看見了美國的教育有他的一套——無論在哲學基礎上和實施方法上都與美國的社會打成一片，於是他開始發現中國新教育的病根所在了；所以他在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的時候，就開始研究中國新教育的背景，希望發現中國社會的缺點，以建設性的教育予以改造，在研究中他發現「中國七十年來經濟的發展為消極，舊社會之殘餘勢力仍甚雄厚，政治之改造亦未顧及生產民衆的利益，新教育既無基礎，又無憑藉，有根本動搖之勢，」他這樣的否定了中國的新教育，但在否定中又肯定他對中國教育的看法，他在中國教育改造之途徑裏曾說：「改造的途徑在外延方面是中國社會的科學分析，在內含方面是適應社會的科學實驗，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新教育的中國化。但是中國化的大前提是如何使中國的人民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於是他極力想打破學校的藩籬，讓教育伸展到廣大的社會層去，所以他強調了大學的擴充教育，部份時間教育，巡迴教育，並編民衆基本讀物，基本字典，且將人人讀一書作實際實驗，知道讀完了人人讀一書以後，不但增加了基本的常識，其中的優秀份子還可以考取高中，以活的事實證明了本書的價值。發現了民間的天才，肯定了人民的力量，這該是怎樣引起教育界注意的事。」



#### (四) 研究民族性

由於分析中國社會的結果，使他更深的想到中國民族性的問題，他根據社會的觀點分析中國的民族文化，指摘中國人沒有科學精神和創造力，好名無實，此皆受地理的，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因素影響所致，但他又以教育的觀點，培養民族的元氣與新機，他說：「有什麼民族性便會有什麼教育，有什麼教育就會養成怎樣的民族性，他這樣的說明了民族性與教育的關係，我想也不無理由。中國人是守舊的、和平的、模仿的，所以沒有真正的創造性的教育；中國的新教育是移殖的、商業化的，所以不能有進步的、全民的民族性產生，所以教育的效果不顯：關於這方面，他的大著民族與教育便可以參考，這裏從略。

#### (五) 香島歸來

以上所論各節，是他在清華、廈門、中山、浙江諸大學研究的情形及收穫。抗戰以後，因為受敵人的威脅，漂泊的生活，艱難的環境，使他很少著作問世，這無異是教育界的大損失。這裏還有一件故事值得介紹的，就是他在嶺南大學教書時，適遭香港陷敵，先生未及逃走，當時僞中山大學的校長幾次請他到廣州去教書，他絲毫不為所動，暗中隻身買舟逃回祖國，備極艱辛的回到廣西大學任教，這又使我想起了他講蘇格拉底之死的事蹟時那種強調氣節的神情，我想：「只有真正能够欣賞人格美的人，靈魂才會在生命的過程中表演他的傑作。」

## 憶陸費伯鴻先生

中華書局創辦人兼總經理陸費伯鴻先生最近在香港突然逝世，許多識與不識的人都爲之震驚哀悼。他在出版界服務近四十年，任中華總經理也有了三十年，當然知道他的人很多，可是因爲他不喜歡出席種種集會，更少在大庭廣衆之中演說，所以有不少的人讀過他的文章，有更多的人讀過他出版的書報，但是除了出版界的同人和參政會的參政諸公和他有來往外，真正認識他的人究屬有限。我既未在出版界服過務，又不是參政，居然認識他很久，來香港後又重溫三十年前舊交，時相過從。對於他的爲人，略知一二，感到有一記的價值。

我最早與伯鴻先生發生關係是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他在商務印書館創刊教育雜誌的時候。那時恐怕也是他文筆最健的時候，幾乎每期都有文章而且所討論的都是些教育上極實際的問題。當時我在南昌還是一個初入新式學校的學生，可是我對於他的文章已發生濃厚的興趣，我後來終於研究教育並在教育界服務，屈指亦有了二十年，未始不是在那時已種下了根苗。當時我已喜歡弄弄筆墨，可是我的書法甚劣，因此我父親便請他尊人芷滄先生於暑假中每天來督教我練字，我乃於芷滄公口中得知伯鴻先生年少時的苦學情形，否則我斷不相信一個從未受過正式教育的人，會主編中國第一種專門性質的

期刊的

宣統二年我從家兄入北京求學，但翌年家兄不再入京，我正無所適從，剛巧伯鴻先生介弟仲忻兄在上海南洋中學畢了業回贛省親，我受了他的慫恿，便到上海入南洋中學，因而得識伯鴻先生。當時我在上海舉目無親，雖則南洋中學在上海的極南，而伯鴻先生寓於商務工廠隔壁尚公里，在上海的極北，我隔一兩個星期便去拜訪他。不久革命爆發，便知道他有意創辦中華書局（也許我是知道這件事最早者之一）。後來我家全遷上海，我的大兄還幫他編課本。我轉學南洋公學後因功課甚忙而家在上海，伯鴻先生主持中華後工作繁重，因此見面的機會較少。民五我考取清華再入北京，一年後赴美留學，更無緣晤談，可是伯鴻先生仍常抽空寫文章，我一有機會總設法拜讀。

我回國以後雖常過上海，但很少久住，又聽見伯鴻先生大病之後極少見客，所以我一直沒有去打擾他，但在滬抗戰前夕伯鴻先生和我同應介公之召，登匡廬之巔，我們在會場上天天見面，歡談如故。那時他精神甚好，並且打算在牯住三個月，不幸事變發生，各自匆匆歸去。是年歲末，我隨浙大自浙遷贛，次年又自贛攜眷來滬，當時有一筆小款存滬，擬先匯港，聽見伯鴻先生亦已由滬赴港，於是請他代收。

我畢業南中後，有一位後班同學因家境發生變化幾乎不能繼續學業，伯鴻先生聽見了以後雖不識其人而知其成績優良，立即自動的予以補助，使他不但完成中學階級，後且升入交大。他後來也考到官費

留美，現在建設機關服務。可是這件事除了少數朋友外，伯鴻先生絕口不提。我想其他的人得着他的幫助的必亦不少，但沒有向我提過罷了。

我來香港初擬留眷在港，自己再回浙大，因此同眷屬寄居在沙田友人家中。伯鴻先生曾來柱顧。後來我改就嶺南大學之聘，正想搬出沙田，伯鴻先生恰因中華彫刻部遷港，感到各位彫刻師工作辛苦，需要陽光空氣，決計把這部分安置在沙田，囑我代為照料，我當然義不容辭，改變計劃仍住沙田，等到彫刻部各位習於環境之後，我才搬出。從這一點看來，可見伯鴻先生對於中華同人的愛護無微不至。

我初與嶺南接洽時常往廣州，跟着是暑假，伯鴻先生便對我說：「去年捐綿衣給前方戰士，錢去不知究竟辦得如何，今年我已電商陳辭修做好了送去，你在廣州，幫我計劃一下。」我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之旨，欣然受命，到了廣州，便親自調查最經濟做法，剛巧那時省立女中搬在順德鄉下，我便託鄧校長就地買絲綿招女工預備縫製二萬件，並且開了學可由女生幫忙。不料絲綿定好了，布買成了，而華南事變發生，我一方面準備離開廣州，一方面和中華書局的伍先生趕緊結束這件工作。廣州失陷後，此事無從進行，非常可惜。但是即使完成，伯鴻先生也決不會向外宣傳的！

我在香港常和他閒談，他談到中華同人，真如周憲文先生所說，如待家人一樣（參看八月十九香港國民日報周君文）。可是他對時局的觀察更使我欽佩。他雖到過日本兩次，從未遠涉重洋，他的英文雖有

相當基礎，並沒有看外國報的習慣，但對國際大勢十分明瞭。約在四五個月以前，他曾說：在歐戰局勢之中，英國深知德國不易打倒，所以將先把意大利打敗，再由美國出來把日本吃住，然後共同對付德國，方可解決。這些話現在一見諸事實，他還常說：明年一秋我們可以到北平吃月餅，且看這句話的應驗與否。

周憲文先生稱他是中華的「家長」，我却始終稱他爲「大哥」，他也常叫我「小弟弟」。不幸他死的前一天還自以爲可以多活幾年，次晨便撒手西去。他這幾年身體反比前幾年好些，誰也沒有料到他僅活到中壽而逝。幸而與民國同壽的中華在伯鴻先生三十年主持之下，已成爲中國出版界的巨擘，我雖不是中華同人之一，但是自它誕生以來，我便留意到它的發展，現屆「而立」之年，將來一定不會辜負了這位創辦人的培植，這正是我所馨香禱祝的！

# 教育與人生目次

自序

弁言

憶陸費伯鴻先生

甲編 讀書與識字

打倒教育界中流行的兩個錯誤觀念——識字與朗讀

識字目的歟？手段歟？

識字歟？讀書歟？

識字是文字教育的基本嗎？

人人續編輯經過

乙編 高等教育問題

如何在現今大學中推行職業指導

基督教學校今後應如何作特殊的貢獻

一

八

一三

一八

二三

四九

五二

一門大學功課不講演不看書的嘗試……………五八

高等教育改革問題……………六七

我們的出路……………七一

余所望於港大當局者……………七四

丙編 師資訓練問題

大學教育院系方針及設施問題……………七八

寫在師訓專號前面……………八一

教育之科學的研究……………八四

改進師資的兩個基本問題……………一〇二

師範學院能否完全代替大學教育院系……………一〇五

從香港的師範教育談到僑教師資問題……………一一一

丁編 人與事的印象

贛省教育近況……………一一五

在廈大的一年……………一二二

羣鼓聲中憶閩廈·····	一二五
廬山談話及其他·····	一二八
黃山遊記·····	一三五
悼少川先生·····	一四一
憶馮平山先生——中國的加納奇·····	一四四
由贛入粵小記·····	一四六
讀中國基督教教會事業報告·····	一四九
讀第一次英文中國年鑑後的幾個意見·····	一五七
烏鴉先生的三部曲·····	一五九
記銀鑛灣之遊·····	一七〇
戊編 其他雜文	
希望鄉工同志注意中國社會原有組織·····	一七三
青年應有的準備·····	一七六
日本的青年訓練·····	一七九



兩個地方教育行政的嚴重問題……………一八五

關於日常生活的幾個問題……………一九〇

當前的建教合一問題……………一九七

教育之社會的基礎……………二〇一

中等教育改造問題……………二〇七

利用抗戰時機推進華僑與邊疆教育……………二一〇

我對於中正中學的希望……………二一三

中華民國二十八歲了……………二一五

太貴了……………二二〇—二二四

未列

男女教育差異問題 廣州市立女中三週年紀念刊

郵政寄人 新課程標準適用初中國文讀本第一冊（中華）

一九三四年的預測 申報月刊三卷一號

教育行政與國防 浙江教育行政週刊五卷廿七八九期